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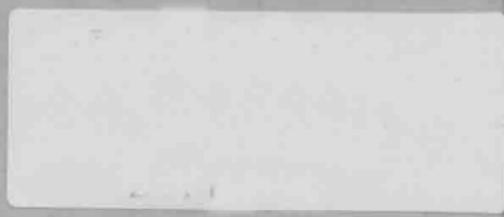
歐北詩鈔

(二)

撰 趙翼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 北 詩 鈔
(二)
撰 趙



甌北詩鈔七言古二

途遇大雪

先生身將作火鼠，去向炎方嘗溽暑。
豈知寒酸緣未斷，還須歷盡冰霜阻。
征途連日朔風厲，曉來風止稍和煦。
化工何處萬剪刀，剪出玉蝶滿空舞。
又疑揉碎華鬱雲，噴下層霄壓九土。
混茫直泛洋俗行，晃眩豈辨谷子午。
世界幻入兜羅綿，恍見洪荒萬萬古。
青山未老白頭催，枯樹不花素霽補。
墮地無聲膩若烟，伺隙善入狡於雨。
絕無人跡難問途，見有漁舟始知浦。
壓馬真看有腫背，墮車或不慮折股。
先生畏冷又畏濕，亟下輿帘塊獨處。
如曷旦烏寒自號比，紇干雀凍不語。
此行正要褰幘帷，翻閉巾車作處女。雋妙乃爾枚

五人墓

駕帖來逮吏部吳，民號旂尉怒大聲。
呼囚趣對簿，誰何健者揮老拳。
狐鼠紛紛竄無路，博浪椎全秦動。
北軍盡袒諸呂懼，豈惟激變事可駭。
緹騎從此不出捕，君看德陵晏駕時。
奸餗薰天勢已固，點將錄早打網盡。
頌璫祠皆向火附誣，有蕃武收黃門。
并無訓注謀甘露，縱撰九錫盜神器。
中外臣僚孰枝梧，正慮草澤有君等。
或起義旗挽天步，奸謀坐是不敢發。
信邸從容來踐阼，乃知此舉功實偉。
又延十七載國祚，我來懷古過墓旁。
彷彿生氣尙盤互，相傳地卽普惠基。
幻出神奇從臭腐，媚奄翻奉擊奄人。
蟬綏蟹筐理難

悟襟山帶水一佳城。卜吉者誰毛一暨。

墓基卽普惠祠毛一暨所建以頌璫者也

子才此題亦有一首專以偏師勝此

從大處立論故是堂堂正正之旗枚。

岳忠武墓

背嵬軍來敵鋒避。撼岳難。撼山易。樞密使罷賊疏彈。縛虎易。縱虎難。宰木蒼蒼向南拱。此是改葬祁連塚。
祠前已植分屍檜。明同知馬偉所植更鑄烏金長跪竦。都指揮李隆所鑄卻憶闔屏橫實時。格天閣秘無人窺。橐饋安有
囚笑懸。拉脇遽定柑。割皮鐵椎郎君戮。都市銀瓶弱女投井湄。全家簿錄赴嶺表。僅有獄卒潛瘞尸。順百
戰不死死牢戶。從古冤禍無此奇邪。正由來冰炭異。奸臣逞毒何足計。獨怪思陵非甚暗。曾寫精忠鑒素
志。是時權相日尙淺。未至韃刀嚴戒備。言官誣劾韓良臣。猶能力持格羣議。胡獨於公任羅織。自壞長城
檀道濟。千載人思贖百身。當年獄竟成三字。乃知風旨本朝廷。爲梗和戎頭拔釘。可惜垂成功八九。少緩
須臾兀兀走。生平誓踏賀蘭山。未飲黃龍一杯酒。空令敷天抱冤憤。恢復初心豈願有。豐碑突兀西湖濱。
孤忠雖雪志未伸。有時風號怒浪起。猶似熱血蟠輪囷。鬱勃頓挫岳墓詩斷無有出其右者保泰

大石佛歌

是誰鑿破山骨裂。幻出如來身半截。淨磨頑石生面開。剜空危崖全軀突。昂藏十丈端正相。憑高氣欲俯
一切。盪雲紺殿僅可容。聳翠遙峯迴相埒。耳輪縱未廣成市。指節已看粗似枕。繫腰豈但十圍帶。東肚知
費幾許箋。伸腳恐踏杭州城。法座不琢跏趺結。巨無霸頭大枕鼓。狄僕如眉高見軾。相形尙覺成侏儒。何

況僬僥等蠻蠻。我聞佛教色卽空。真諦不在崇像設。華嚴樓閣彈指現。陶輪世界隨掌擲。斯特維摩寓言耳。廣長舌豈論尋尺。胡爲翻事捫籥求。作此狡猾儻噭鳴。嚇粵稽象教本西來。休屠金人著史策。真形繼入漢帝夢。塗像旋起笮融役。見後漢書陶謙傳此爾後踵襲遂流播。土木莊嚴日顯赫。或慕法相雕梅檀。或範慈容鑄鎧鐵。或同黃胖搏泥成。或被蘇扛爲銀竊。鏤牙刻玉矜貴重。燃蠟燒盞闢奇闢。爭新炫異無不有。最大莫如斲山石。僧護鐫留寶相寺。曇曜鏘出武州壁。六十快牛拽不動。十層峭閣蓋還窄。額珠量可八石容。慧燈油須萬盞炙。此地秦皇纜船處。相傳下通海眼碧。宣和異僧思淨發誓願。奇觀遂剏碩人碩。想見懸空施斧椎。剖劂功深歲月積。妙讚猶傳甄生句。南宋甄龍友有讚巧塑不數楊惠蹟。我來瞻禮一調笑。龐然其大究何益。倘灌醍醐須萬斛。若製袈裟要千帛。持履歸難寸步移。乘杯渡恐連頂滅。甯復手作兜羅軟。安有毫映琉璃白。徒負擎天柱地形。欲以皮相誇雄傑。得無選佛亦貌取。固將以此爲巨擘。每於徵引處讀弄家貲實亦由腹笥便便故絡繹奔赴枚

陽朔山

昔聞陽朔山。自非打人層。綻齒折不得見。我今卻因典郡來。看盡峯巒勢詭變。扶輿氣入南條。漸臨窟瘦出青屏。一片片皮不裹骨。石岩崿舌可入喉。穴漏穿去聲。蒼根拔地起突兀。削鐵孤撐絕旁緣。或如靚女擁高髻。或如武夫載峨弁。或佹而立忽拗頸。或僂而走又仰面。或翹駢拇岐有枝。或露髓頂禿無鬚。崕峴

或負最員碑空嵌或鎖支祁鍊直或哮虎尾能堅曲或怒牛角堪戰上豐下銳或卓錐節斷身連或累顱肖形想各有名字不暇一一詢土諺但覺無數青螺蠣撒來倒插江岸徧又疑機括發地弩仰空激射千枝萬枝箭惜哉劍南樵客井西道人俱未到誰寫奇峭入素絹胡爲世眼無定準憎者詆謨愛者羨談不容口楊侍郎除官南來詫榮選或言兩頭之蛇千仞翼一錢不值人所賤我爲平心主公論銖兩默較嚴最殿蘊藉殊少雅人致刻削亦類高士狷石不能言應點頭真面匡廬乃全現

過昭平峽

順流方駛忽艤舟云有急峽在下頭經旬積雨今幸霽肯聽柁師輕逗遛一鞭驅之速拔杙岸上人呼開不得開不得已難繫渴驥奔泉脫銜轡忽然入峽勢迫束萬疊盤渦滿江沸水如強弩將柁送石似怒牙向船伺千丈深有蛟龍饑一綫窄防劍矛利至此慄然始懼色上不到天下無地坡公已駭無射鐘幼安并愁不冠廁渾脫水帶那及儲急取朱書神禹字渡水者以朱書禹字在手則不潤見釣磯立談五石漫思大瓠浮一壺安得中流備手持艤門三尺板設有不測惟此倚斯須出峽波稍平柁師酌酒來壓驚官是未經風浪惡勸官遇險勿趨程噫嘻乎人生用壯信易敗書紳謹誌瀧吏話忠臣雖有叱馭時孝子須念臨深戒

樹海歌

自下雷州至雲南開化府凡與交趾連界處八百里皆大箐望之如海爰作歌紀之

洪荒距今幾萬載。人間尙有草昧。在我行遠到交趾邊。放眼忽驚看樹海。山深谷邃無田疇。人烟斷絕林木稠。禹刊益焚所不到。剩作叢箐森遐陬。托根石罅瘠且鈍。十年猶難長一寸。徑皆盈丈高百尋。此功豈可歲月論。始知生自盤古初。漢柏秦松猶覺嫩。支離天矯非一形。爾雅箋疏無其名。肩排枝不得旁出。株株擠作長身撐。大都瘦硬榦如鐵。斧劈不入其聲鏗。蒼髯蝟磔烈霜殺。老鱗虬蛻雄雷轟。五層之樓七層塔。但得半截堪爲楹。惜哉路險運難出。僅與社櫟同全生。亦有年深自枯死。白骨僵立將成精。文梓爲牛楓變叟。空山白晝百怪驚。綠蔭連天密無縫。那辨喬峯與深洞。但見高低千百層。併作一片碧雲凍。有時風撼萬葉翻。恍惚諸山爪甲動。我行萬里半天下。中原尺土皆耕耘。到此奇觀得未曾。榆塞鄧林詎足亞。鄧尉香雪黃山雲。猶以海名巧相借。況茲蒼翳徑千里。何啻澎湃重溟瀉。怒籟吼作崩濤鳴。濃翠湧成碧浪駕。忽移渤海到山巔。此事直教髡衍詫。乘籃便抵泛舟行。支筇略比刺篙射。歸田他日得雄誇。說與吳儂望洋怕。

響水塘

深山僻嶺殷雷鼓。人馬不敢獨行踧。不知聲從何處來。但見晴天灑白雨。天下瀑布皆下垂。茲獨仰歎向穹宇。建瓴萬斛方急落。有石觸之怒於虎。驀然騰出三百尺。雲霧萬矢發地弩。渾疑神龍下取水。倒捲江湖滿空吐。小者如珠大如雹。激射甯煩桔槔戽。濕氣滃似烟濛濛。碎沫濺成霧縷縷。力殺聲去乃漸斜飛下。

忽又拘作廻波舞。有時天風來戛之。飄過隔峯點三五。噫嘻乎。誰將珠玉唾九天。亂落星河日卓午。人間乃有過穎水。水經狹陋弗及譜。不因于役走遐荒。奇景何由快目睹。

娘娘叫狗山上有廟塑一老姥。又鑄銅犬于旁。

蒼松參天山拔地。孤雲一握崇祠倚。中有仙姥趺坐深。黃耳鑄銅案旁侍。相傳武侯昔南征。夜迷失道絕探偵。忽聞此姥一呼犬。尋聲得路始度兵。茲事史策軼不睹。像設莊嚴非無故。宛如獨母撫鵠倉。莫疑帝女偶槃瓠。獨思公也真天人。綸巾羽扇將略神。削木能爲牛馬運。壘石便作蛇鳥屯。天南孟獲小醜耳。謀非仲達勇豈愴。渡瀘來宜睡。手取無煩搏。兔全力振。擒之縱之弄股掌。何異兒戲軍棘門。豈知當日實勞瘁。手提孤軍入荒昧。即此彷徨覓路時。想見深宵不能寐。照夜安得流螢光。識途已窮老馬智。陰陵或慮漢卒圍。荒谷行愁楚。將縊若非此嫗爲導引。何異羝藩困危地。功成千古傳美談。局中之人幾心悸。乃知古來立事功。未有不出危苦中。十倍之才尙艱阻。何況人本非英雄。我來懷古鞭梢控。恰值征蠻兵事動。從軍敢歎身獨勞。料敵端資策能中。陰符不望驪母傳。方物終期旅獒貢。

易羅池在永昌九龍山下。有珍珠泉甚甘。

我家住近九龍山。第二泉名播人寰。萬里吟鞭到金齒。誰知山名適相似。山下亦有泉涓涓。風味依稀比甘美。方塘半畝甃四隅。塘底迸出瑟瑟珠。斜飛直濺千萬顆。碎若泡沫無根株。水底安得風捲入。有時晃

漾偏繁紆輕圓粒粒手可捉。將到波面忽又無。是誰倒插花歟壺。應有地軸轉轆轤。不然驪龍睡其下。領中百琲隨喩呼。可憐游魚尾直豎。爲吸水根皆俯趨。乃知山空乳滿腹。晝夜不斷流清腴。龍泉之亭跨其上。虛窗不用繭紙糊。亭前琉璃三百畝。泉所流出匯作湖。長隄未栽綠楊柳。碧浪已長青菰蒲。迷離烟雨倏迴合。彷彿一幅江邨圖。我來幕府參戎務。官比馬曹聊備數。偶然投籜出城來。拄笏看山輒日暮。閒揀棋檜淪茗嘗。齒頰清芬似甘露。陸羽茶經愧未編。贊皇水遞愁無路。踪跡鴻泥信偶然。故鄉拋卻竹爐烟。那知絕域瀾滄外。翻試清冷一酌泉。

王將軍拔柵歌

王將軍真丈夫。從征緬甸常前驅。千七百里到宋賽。緬甸名賊柵十六虎負嵎。我槍及柵不及賊。賊柵出槍偏着軀。相持三日未得便。飢鷹側腦需攫雞。元戎下令攻肉薄。萬衆牆排尙前卻。將軍是時心膽堅。挺身突出爲衆先。不我殺賊賊殺我。直騰而上呼震天。一人獨前萬人恥。多少健兒總拚死。接踵入柵捷若風。貪殺不遑割左耳。但見片片霜刀飛。頃刻染成血花紫。羣蠻有刀不及交。鈍者被砍黠者逃。乘勢遂克賊柵四。其餘悉遁惟空巢。是時元戎親督戰。目睹先登識其面。呼來帳下問姓名。飛章亟奏南薰殿。天子非常賜顏色。小校超遷十二級。擢官游擊階將軍。孔雀修翎長一尺。三軍聞之懼如雷。誰不橫戈思殪賊。我聞建德擊世雄。乘霧升寨稱奇功。又聞隋破高麗日。有肉飛仙擲自空。罕之塵雲百折上。開平采石一躍

衝如君矯捷好身手。古亦不多今豈有。君言非不畏戈鋌。朝廷公道軀甘捐。不見古來多浪死。沙場白骨誰爲憐。

鬟華山殺賊歌

征緬師回賊躡尾。扎營猶距七八里。一朝師駐鬟華巔。賊乃近逼山半眠。此賊目中已無我。將軍見之怒如火。明晨要與賊死戰。人必帶血馬必汗。賊久識我軍令明。三吹筆篥軍啓行。我軍啓行賊亦起。接踵來擾殿後兵。詰旦仍吹三筆篥。銜枚卻伏箐林密。沸脣城果漫山來。只道官軍去已畢。忽然一破驚轟雷。萬衆突出山爲開刀。如旋風矢如雨。賊駭欲退身難回。乘高大呼何處走。截殺快於宰雞狗。矢無虛發輒貫胸。刀纔一揮已剝手。其有漏刃紛逃生。前人趾踏後人首。是時官軍氣益壯。賈勇疾追窮所向。殺死猶少壓死多。填滿山溝一千丈。噫嘻乎。人間戰功有如此。數典古來誰可比。叢射龐涓古樹下。生擒乞術二般裏。蠢爾緬酋力幾何。敢復戴頭來送死。二詩白描處精神百倍正如史家敍鉅鹿昆陽之戰千載下猶有生氣德麟

高黎貢山歌

巨靈開荒割世界。奇山驅出中原外。聽他豪距蠻徼中。負地掀天逞雄怪。高黎貢山潞江畔。萬仞孱顏插穹漢。我行起趁雞初啼。行至日午山未半。回視飛鳥但見背。俯瞰衆峯已在軒。雪經烈日晒不消。瀑作怒雷吼不斷。每上一層冷一層。夾衣旋把重裘換。無端嵐氣蒸蘊隆。幻出白霧粥而濃。手伸十指看不見。何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shige.com

許厚翳將眼封少焉罡風來一掃了了仍露青芙蓉五十三叅更難上地上名線路盤旋榛莽面真對壁何所叅頭恐觸天不敢仰危崖石裂藤絡罅老樹皮皴虎磨癢有時栖鶴憂長嘯是處啼猿發哀響自非人馬結隊行貢育亦怯獨來往何哉設險有此形得非天以限邊庭豈知氣運有開闢形勝不得相關局至今漸成康莊坦早有結屋層椒青層椒青青日西下借問下山尙三舍解鞍且就茅店眠驚看繁星比瓜大奇境待雲崧來開生面枚

夜行大箐中記所見

月黑山深路彎頓瘴霧鬱蒸胸膈悶暗箐陰森不知里馬上凌兢不敢困怪鶴聲如鬼叫號山魈影與人揖遜忽然一陣腥風來萬木齊哮作濤噴腰間撫劍聊自壯背已汗流短衣褪平明出尋旅店餐虎爪擺門深數寸

同璞函游杜鵑園作歌

騰越之花多杜鵑杜鵑園更花駢闐我來戎幕暫無事況有勝友同流連相邀聯騎看花去城東十里地最偏沿池環列十萬樹無一雜樹參其間低昂相映出浩態爛熳不怕春風顚竊紅濃紫色不一淺深乃有六十餘種相爭妍不暇細分別一一索笑嫣但覺花光高出花頭四五尺照人不覺紅兩顰滿園點彩晃不定乃在無花之處烘雲烟此卽徐熙妙手亦難寫蘸筆徒費胭脂錢一隊吳娃肉陣擁三千隋女錦

續奉笑他空谷佳人渺獨立。未免寒餓空嬋娟。天寒倚翠袖。何似袞衣炫服相新鮮。不意絕徼中有此巨麗觀茲園。若量移得占中土地一阡。何減鄧尉之梅雪成海。武陵之桃花爲源。我爲作歌使之傳。毋令長此埋沒南荒天。

路南州食雞蹤

頻年蓐食增減竈。牛吼飢腸苦難療。平夏偶然得蘆菔。已賽脣猩與胎豹。一朝幕府謝事歸。忽逢獮人擔上懸葳蕤。非草非木非果實。兜羅綿軟脂肪肥。問名曰雞蹤。可食不能飛。呼童買得來。叩茅店扉。豈暇接取廚娘羊簽試方法。亦未飭下門生。蟹糖議是非。漉之井華水。和以煮蒼豨。斯須來入老饕口。老饕驚歎得未有異哉。此雞是何族。無骨乃有皮。無血乃有肉。鮮於錦雉膏。腴於綿雀腹。只有嬰兒膚比嫩。轉覺妃子乳猶俗。此豈菜肚老人所敢望。欲倣東坡羹穀玉。若使官膳日具雙。不愛家禽愛野蔌。我昔曾讀昌黎樹雞篇。只疑雞鳴上樹顛。今朝始得餐芳鮮。試爲徵厥類。大者如蓋小者錢。或產於石或於土。或於萑竹松杉邊。狀如鳥者曰禽芝。食之可活數百年。得非仙之人兮憐我久憔悴。錫我上藥壽命延。然而滇中瘴所起。生抑不蘆毒無比。今我所食毋乃是。一笑姑聽之。古人有言。縱食河鮀值一死。憶昔驅馬走塞上。曾獲銀盤蘑菇大如掌。何意蠻徼從軍還。復此雋味得欣賞。天南地北兩奇珍。不是塵勞安得熊魚坐兼享。獨憐十載走長途。似爲口腹營區區。他年歸作櫻筍會。好淪山中紅竹茹。

土歌

春三二月墟塲好。蠻女紅妝趁墟歸。長裙闊袖結束新。不賭弓鞶三寸小。誰家年少來唱歌。不必與儂是中表。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儂酬歌不了一聲聲。帶柔情流輕如游絲向空裊。有時被風忽吹斷。曳過前山又嫋嫋。可憐歌闋臉波橫。與郎相約月華皎。曲調多言红豆思。風光罕賦青梅標。世間真有無礙禪。似入華胥夢縹緲。始知禮法本後起。懷葛之民固未曉。君不見雙雙粉蝶作對飛。也無媒妁訂蘿蔔。

元祐黨碑在桂林者今尚存沈魯堂太守搨一本見示援筆作歌

崇甯四年二月吉。臣京奉敕書黨籍。首編元祐終元符。所在郡司咸勒石。大書深刻何煌煌。執政待制分班行聿從章相初定案。七十三人已濫觴。子瞻儋州子由雷分地各就名偏旁。茲更增列三百九。直空人國無留良歿者。追奪生者竄。并禁子孫仕朝堂。兼有曾持紹述議。亦得附驥分餘光。問胡作此一網計。衆正登朝我將棄。遂甘鑄鐵錯竟成。肯令死灰燄重熾。剪除異己期必盡。威福橫行乃無忌。太師原是一魔君。徐神翁語見錢氏私記謬托左元仙伯位。林靈素謂京爲左元仙伯見家世舊聞龍腦烟浮別院香。京焚香從別室透入見悅生隨抄朝羹命賤行廚味。京好食鵝夢鵝乞命見虛谷閒抄比鄰侍女知避名。薛肇明家婢知避見燕閒常談天子姻家親賜醉侍宴記。回視南遷諸黨人。瘴雨蠻煙葬無地。窮荒僦屋方坐愁。相府歌鐘正得意。豈知公道昭日星。錮之愈力名愈馨。朝端枉矜九州鼎。蔡確等鑄鼎列司馬光天下已誦千佛經。黨碑刻國子監有人題曰佛名經見朱弁曲洧舊聞千磨礲貞石妙鑄刻。翻似爲

作功德銘。嗚呼。權奸所爭亦細故。祇此目前富貴具。庸知數十年榮華。不過蜉蝣一旦暮。何苦抵死讐正人。徒供千載嬉笑怒冰山。他日況崩摧白頭也。赴長沙路。桃花三樹詔勒回。京妾慕容邢武氏三人隨南行有旨追取以金人指索也。揮塵錄。東明佛燈黑如霧。京死於長沙東明寺見錢氏私誌。一樣投荒作逐臣。剩比諸賢多臭腐。相傳星變已毀碑。此碑何以完無虧。想因桂管地僻左深巖。無人施斧椎。碑陰不鐫刻工某母乃亦是安民爲沈侯好古搨一紙。鐵畫銀鈎擅絕技。一點金鋒雖兆亂。京書玉清宮額玉字一點極險急有道士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鏽侵王。見老學菴筆記。臨池功深特秀美。惜哉若亦作清流。故自不減蘇黃米。用書不下數十種毫無補綴痕迹是其心思筆力鎔鑄之妙保泰。

李郎曲

李郎昔在長安見高館。張燈文酒醺。烏雲斜綰出場來。滿堂動色驚絕豔。得郎一盼眼波留。千人萬人共生羨。人方愛看郎顏紅。郎亦看人廣座中。一个狀元猶未遇。秋帆時爲舍人。被郎瞥睹識英雄。每當舞散歌闌後。來伴書幃琢句工。畢卓瓮頭扶醉起。鄂君被底把香烘。但申囑臂盟言切。并解纏頭旅食供。明年對策金門射。果然榜發魁天下。從此雞鳴內助功。不屬中閨屬外舍。五花官誥合移封。郎不言勞轉謙謝。專恩肯作鄭櫻桃。盡許後房多粉麝。狀元官貴擁高牙。匹馬相從萬里賒。爲聽甘涼邊曲好。相從舉臚官舍當筵改學撥琵琶。主人酬贈千金橐。幸客莊嚴七寶車。送上雲程心事了。忽傷老大苦思家。思家泣與東君別。歸到姑蘇百花宅。舊時同伴見貧多。誰不咨嗟眼光赤。豈知遊興猶未已。盡倒囊金買瑤碧。捆載巾箱過嶺來。昔

是玉人今玉客。時販玉玩至粵謁儂恰趁放衙早。不覺相迎屣爲倒。迺詞曾記托微波。欲即仍離郎太狡。往日挑琴未目成。今朝擁檝偏人老。西子重逢范大夫。非復當時浣紗好。成陰樹已感司勸。轢釜聲兼記邱嫂。廻憶華年澹泊遭。褊衷那禁私相惱。生平不喫懶殘殘。偏是人間禁鬱難。初日杲蓮雖已褪。晚風緒柳尙堪攀。樽前軟語聊調笑。李下何妨一整冠。

絕世風情枚

石蟹

客來貽我兩郭索。石質天成不雕鑿。拳丁八跪躋雙尖。滿堂動色海物錯。堆盤正擬左手持。忽覺硜硜齒難嚼。雙螯執鉞尙如衛。一殼成匡不可斷。空煩門生議糖餉。枉勞饗子費糠粕。可憐彭越真壯士。死骨千年猶巖崿。斂盡橫行萬里心。化作一卷堅石魄。相傳產自崖州濱。寒沙所生本軟弱。出水則死不移晷。得風而硬已非昨。薦來鐺杓難淪羹。劑以刀圭堪入藥。能令昏目清障翳。兼療熱瘡去煩灼。蟹圖十二且未載。縱讀爾雅詎云博。始知化工固奇詭。繁夥未可臆見度。木浮乃有沉香堅。石沉乃有浮磬薄。食鐵之獸吐火雞。化蜃者雉變蛤雀繫茲變幻何足異。水土陰凝成磊落。陋儒少見每多怪。說與但增心膽愕。毋怪片唇過函關。懸之戶楣可愈瘡。

端溪

扁舟晚泊羚峽口。閒訪端溪古石藪。前邨呼取老石工。爲余指點述縷縷。是山到處有硯材。文殊宣德皆

凡胎屏風背下穴三尺。乃是水巖宋所開。其中東洞勝西洞。洞內又分三層縫。上層龕燥下層腐。尤以中層爲貴重。雲氣水氣入石濡。石亦化作雲水腴。切以鵝鶴刀一片磨。以蚺蛇砂幾銖嫩。於三歲嬰兒膚。手一握之汗若酥。殺墨乃如磁吸鐵。研磨無聲。雲自敷。數日不散光黯黯。宿墨一洗仍了無。斯爲品中最上。上鵠斑鵠眼猶皮相。青花隱約差可憑。火捺有無不足尙。近來此坑亦漸空。非有大力難施功。斟水先費千人方。入竇要瘦七尺躬。燃燈在臍仰面鑿。一卷艱與尺璧同。我聞其言一笑歌。此州官場物力夥。何不結此翰墨緣。洞天割取紫雲朵。雖殊包老投石沉清冷。差比鬱林歸裝壓磊砢。

柳州

我聞吳中桑民憚。得官不赴柳州城。謂昔子厚擅其地去。恐掩卻前人名。斯言抑何過自譽。毋乃蚍蜉撼大樹。昔者東坡到嶺南。未聞潮州祧韓愈。將毋自揣實不如。翻作大言高自署。名士取名非一端。鈎奇弔詭多用權。遙望古人已不朽。附之者傳攻亦傳。郭象註莊固同久。劉幾糾史亦並懸。桑生用意蓋在是。乃詭不欲厄兩賢。後來文苑爲立傳。竟因斯語特著篇。此正文人狡猾處。被我說破不直錢。快論

古州諸葛營

我昔從軍走滇徼。所至俱有武侯迹。瀾滄西去到木邦。遺壘爭傳丞相壁。永昌及木邦俱有諸葛營。今來入黔首古州。又有營名表公額。夷攷當年用兵地。木鹿都魯極西磧。距此奚啻六千里。中有千山萬山隔。五月渡瀘七